



09678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四

宋太子太保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司空魏國公蘇頌撰

清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總督大理寺少卿裔孫廷玉重聚

記

江寧縣令題名記

縣令題名舊無其傳某始到職以非便民先急之務而未
遑經營也一日鄉民有訟田者辭連數室咸造於庭紛辨
交爭初莫能決訊其劑約則曰亡之矣訊其移受之始曰
不能記矣所能言者某令時按某事至某之隣鄉實某祖
受田立籍之歲也縣有版籍蓋載之矣因求其令在事之
年而邑之胥吏皆無能言者乃爲之摺摭數十年簿書始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四
見其令之官氏閱其籍果得訟田者之祖名具載其地數
而侵冒者乃誦某於是歎曰昔之居官者去而留名氏記
歲月於府寺豈特好事者爲之哉是亦有謂爾斯獄也以
令之官寺乃得致訟之歲月因版籍而後知民之情僞版
籍雖具而民不能言其歲月縣令雖去而民猶能言其爲
治之迹是令去而題名於後不爲無益於治理也於是條
令前令官稱姓名起開寶李氏去國郡邑歸職方始命王
官迄茲慶歷六年凡七十載歷三十八令而拙者繼焉因
命礪石紀其交承之次第龕於聽事之壁間非惟紀乎歲
月而已又念夫居是職者坐廣居享豐祿假天子威刑案
籍以涖職事其不能厘體以督簿書之務平心以待生齒

之訟殆非朝廷所以建官分職之意也矧在是邑密負天府號爲望縣其地之廣袤百里有畸編戶逾二萬而間年逋逃未復者且千齒倍戶有半而隸名於力役胥徒者幾三十之一其賦徭之重輕資貨之移用兼并之強弱紛爭之是非益日有焉一繫乎長人者之決之也苟失其當民實受弊在治者得不爲之用心哉故予因紀年而又論政又書其命事之由於左右方將以告於民官庶幾悉意民務毋俾其人曰某令者治某事而非是吾將何告焉姑待來者聽治之非惟警於來者抑將以自警焉則曰升斯堂而受牒訴舉而視之曰前日某事其人稱某令之不治則予之弊事是必將審覆其詞而求索其情亦冀臻夫理而

蘇魏公文集

卷六十四

二

少紆其責也

起居院題名石柱記

國朝淳化中始命史館修撰梁周翰直昭文館李宗諤知起居郎舍人事番直便殿以備左右史之職未幾更曰同修起居注常以館閣二人兼領之天聖景祐以來其選益重至有載筆未及書事而遷職禁序者嚮非久於鈇槩或已陟近省則莫得而進補焉院在朝堂西便門之左廡舊有板記載到官去事之歲月訖治平初而板盡不續於是資政郡公始議易以石柱六年於茲礪劔甫就凡書記之法姓氏官闕先後相續一用舊次間或差漏則以記史訂正自梁李至今蔡孫二君總百四人二君以謂異時省寺

始至之日皆親題名於石而近之由是職而上遷者多在朝廷將修臺閣之故事宜得羣賢之翰迹用是厯請自丞相魯國公而下得手筆者十六人不鄙謂予曩嘗承乏俾敘事始刊於左方若乃陟降軒墀書記言動以簡牘之任而列從官之籍地清而近事守隨重故題述之義不獨矜仕進之榮遇亦所以虔君命而謹職業則後之繼踵而至者豈得而廢茲熙寧某年月日

審刑院題名石柱記

府寺題名所以記初拜職者官秩名氏暨臨蒞之歲月蓋有司榮事任而警位著也審刑院舊以板記揭於楹間年世寢遠鈇墨侵剝始不可讀熙寧八年正月院長主客郎蘇魏公文集

卷六十四

三

中崔君易以石柱冀堪永久其題自樞密直學士李公昌齡而下至君凡一百一十九命總九十七人先後相續書用舊法謂某嘗更承攝且繼先人之緒業宜詳知本末見屬敘事以記更置之所自云國初革五代因循之弊臺閣故事草創未具天下奏獄但隸大理刑部二司議上政府進熟報下卽決太宗皇帝仁明撫運燭見至理以謂文吏巧詆不盡哀矜執政大臣非所以責於平亭也於是特詔以淳化二年八月置院禁中命近臣一員知院事以朝臣六員爲詳議官專治斷獄不兼別務其廩賜優異燕見數固不與諸司等比凡州郡重辟之疑可矜若一命私犯罪笞以上之罰與夫律令格勅之弊當更者皆先由大理

論定然後院官叅議議合然後覈奏畫旨送中書案實奉行其慎重如此非特獄無枉濫而已每歲天下之奏常以千數多或倍之其間情涉巨蠹論如律者百纔一二餘從未減不下千人計淳化迫今八十年間其獲全貸蒙自新之人且十數萬矣而吏之承流任事深知上指其聽辭弊訟求所以生之者又可勝記乎議者咸曰用法平恕自書契以來未嘗有也竊尋經傳所載聖王賢主所以慎用刑誅有曰辟勿辟之戒三覆五覆之慮謂之盡矣然皆事出一時非有成憲貽於後代若我朝累聖繼承惟刑之恤遵用寬典百年不易者而復吏競其職上下循持杖笞輕科無得擅用禁令纖悉隄防完密雖施之萬世知其不可易

蘇魏公文集

卷六十四

四

也而有司欲通明創造之意參求事理之實將以毗助至治豈易其人哉前此常用禁省名臣委以事柄外廷郎列稀得預選崔君厯試斷議以文無害特膺器使居位四歲號稱辦職故久留不代方且虔恭朝夕以宿其業題刻之建意在善守前憲使來者覽觀因以知本朝詳刑之明理官稱選之艱又將盡心於例成其於治道豈小補也哉院舊在中書西南隅嘉祐四年詔徙於右掖之西墉外石柱置於聽事之東廡云

潤州州宅後亭記

吳楚之俗大抵信祿祥而重淫祀潤介其間又益甚焉民病且憂不先醫而先巫其尤蠹者羣巫掙貨財偶土工狀

夔獫傀彪泐陽彷徨之象聚而館之叢祠之中鼓氣馘以與妖假鬼神以譁衆奇衰譎詐之人殖利擅私公行於道顧科禁莫之警也甚矣風俗之窳薄若是長人者獨不能矯其枉而牽諸正乎慶歷七年祠曹員外郎彭城錢侯以方聞署等來作民牧下車之初視庶政之苛慝與習俗之抗弊旣興且治之細大之務銖兩之奸無所容惟是里巫之盤俗始未及治明年夏有挾鬼說以邀賄於郡官者吏得以白卽命寘於法因大索他黨悉鉤致之斥巫師者數十撤房祀者十餘土木幻誕之容碎於庭幃牀供具之器籍於公架梁植楹蓋瓦級輒積以萬計視之皆良材而有用也乃相治署之西北墉得廣輪方十弓之地有軒宇遺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四

基在焉高山環前長川帶旁下視郭郭闐闐然可以覽土風眺形勝察民物於是頤指工人不日構亭其上凡功費之給畢出於廢祠而無一簣之財取於官府旣成題其榜曰某所以志革弊且勵夫汙俗也官僚之暇從賓客以臨之或目其題而贊之曰美夫吾侯之作斯亭也其有意於民乎因於神巫示昏淫可化而爲敦龐也揭石以寄政欲編戶曉然論善道也引美以爲戒惡夫流弊久而復遷染也登高以省風雖在豫遊不忘乎拊封略也昔狄梁公之拊循江表李衛公之廉察是邦皆嘗翦除淫祠澄清郡邑當時美之唐史稱焉紀風俗述政事其來舊矣是亦君子善政之義敢鐫諸石以書首事示將來成賢侯之意不

以無似見命之辱竊謂是役也既始於巫蠱而終於戒後是豈獨爲觀遊燕嬉而作也故著其大者宜詳小者可略後之人登斯亭覽斯文由是知良二千石政事之美本乎革風俗而一中和也

澶州重脩北城記

澶古衛地也在春秋時嘗會十一諸侯盟於此歷唐五代暨我朝皆以名州旣而又表其軍曰鎮寧以重之自京師在汴是爲北門之屏憑深益衝襟帶燕魏蓋河朔一都之會也州本治頓丘晉天福中始徙於德勝寨方其徙時出多故倉猝間卽用舊址挾河橋爲二城其規樞固已陋矣而河濱之土疎惡善隕北城之隅復當三掃之敝夏秋洪流暴溢浸淫泛濫大爲州患急則料民而繕治之完而復圯者數矣慶厯中州使嘗有增築之議更三太守或營或止卒不克就治平三年三月給事中天章閣待制李公旣領州事患其所以然也將踵前議而卽新之詢之屬僚屬僚叶謀請之朝廷朝廷曰俞於是工人程其能羣吏謹其職揆以間月授以事期引鐵丘之土以易朽壤市津門之木以增崇構且也調赤籍之伍以紓民力資回圖之錢以省官用始築於九月二日甲子考成於十一月二日甲子兵馬鈐轄某官某官某實董其役通判軍州事鄭某田某總領而臨蒞大凡役六邑義勇兩埽河清諸鋪兵總若干人爲城五千七百七十步有畸而外郭水濠之長如之爲

鞠樓五百一十一間而圍敵馬面之制隨之西距河孺別
爲長堤三千五百三十步所以止橫水齧城之害也並壕
外向植桑若干株棗若干株所以代枳棘藩落之衛也直
城東西隔斷堤路增二甕城所以絕寇騎奔突之患也惟
是郭門之器守禦之備莫不增舊而加葺焉臺高而塹深
下厚而上稠其堅足以遏湍悍之流其壯足以侈華裔之
觀非夫智以經之仁以臨之則渠能卽卑爲崇撤故爲新
舉一日之力而收永久之利耶昔春秋所記諸侯之事而
土工無大小必書然其美惡或不同者皆指事示後以爲
法戒也其曰夏城中丘者以重其書也謂其敝不早完使
至大壞方夏勞衆而城與始作無異故重其事而譏之其

蘇魏公文集

卷六十四

七

曰冬城諸及防者以時而書也謂其戒民備物興徒竣事
皆在農隙之月故謹其時以善之是役也因基於前謀及
城之未毀戒夫春秋所謂重者也自縮版至於工休不盡
中冬合乎春秋所謂時者也故作之不勞而成之如素宜
其書以告夫來者嗣其休利而裕民於無窮也公名中師
以文學政事陟從官治澶踰年而召歸方且大用矣慶歷
三太守者某州防禦使郭公承祐龍圖閣直學士張公奎
翰林侍讀學士葉公清臣也

楊子寺聲隅先生祠堂記

聲隅先生祠堂者江都縣宰承議郎羅君適所建也先生
建安黃氏諱晞字景微年少時以有道稱於閩中泉南陳

侯靖福唐陳侯絳在郡日爭以禮延請躬率諸生試聽講
義於時士人習尚章句務爲奇靡先生獨好古學不與衆
合嘗倣論語法言著書十篇其發明聖賢道義之隱微與
古今治理之得失詳矣自題其篇爲聲隅子歛歛瑣微論
其解曰聲隅者拚物之名歛歛者兼嘆之聲瑣微者述之
之謂蓋自因言以顯志也景祐中先生年四十矣始隨鄉
貢至禮部又上五十策求應直言詔科俱以後時不得與
試已而嘆曰老大不偶若此豈能復從諸少年校程式於
場屋間乎可以逝矣然欲閱天下義理觀未見之書莫若
居京師爲得計遂僦舍僻處而士子競造其門先生之學
無所不通尤潛心者春秋易也其說以左氏凡例爲得聖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四

八

人之微鄭康成象數極天地之蘊學者校量攻擊終莫能
窮奧突丞相武寧章公以其鄉人召置門下權利所處非
所樂也時我先人方在臺省早聞其風下榻以招之先生
欣然相就旣一授館凡歷五期某日與之遊切劘論難愈
久不窮後十餘年某復仕朝廷先生猶居陋巷晏如也又
著楊庭新論十篇其指陳當世之務有若言禮樂述作之
所由則太常寺卿論是矣言郡國武備之廢置則九州刺
史論是矣餘篇悉然蓋欲見於行事者也方是時公卿大
夫交章論薦者數十人朝廷用丞相韓公言將以爲國子
監直講先生自謝於富丞相曰老生豈任仕宦者耶必不
可辭願得七品閒官還南方足矣仁宗皇帝聞而異之特

詔授太學助教致仕從其志也嘉祐二年四月無疾卒於
隆和坊憾舍死之日囊無餘貲惟所蓄書數萬卷存焉一
子在遠不及治命門人范遷張粵議以某爲知先生之深
者宜主其後走僕來告某卽日往哭其尸爲買棺就殮且
謀寄骨郊寺翌日魏公遣使爲幹殯具又奠之以文其略
曰先生之道德不用於朝宰相之過也聞者莫不痛先生
之有時無命而稱魏公之推賢抑已也未幾其子某自南
方來挈旅櫬載遺書以去過江都藁殯於楊子寺後圃旣
而交游故人共爲復土就葬其地其未葬也川陸之經由
者識與不識皆過其下咨嗟留連或爲歌詩哀辭或書名
屋壁至于木膚竹籟題記殆遍其無位而得民至誠而感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四

又將繼而新之廟食茲邦垂範來裔孰謂先生無後乎

沂州承縣崇勝寺重脩上生院記

崇勝古寺也在承之西隋開皇十六年初建於甌州號維衛未幾與州俱廢至唐初復興載三百州縣或降或徙而寺不復毀國初太平興國三年遂賜今額而隸邑籍焉由寺之西岸其別院曰上生實行凝海靜二上人之經始也凝東京人少受具於景德寺西禪院有經論學通上生百法二教開演既久學徒寔廣應請茲地遂爲下方至則視棟宇之摧落風雨無以庇覆乃條其佛事之不如儀者以告於邑人謀所以新之積勤累勞垂二十年而基構始就既老且死衆以其事屬於靜又八年乃克成之凡爲屋

蘇魏公文集

卷六十四

十

僅二百楹堂皇階庭門阿環合佛寢僧廬亦既完具又冶鐵爲像三十一軀坐立侍衛品地有序圖形賦采悉如教相於是緇徒知所以宴息里間知所以信向或曰茲吾邑之崇觀不可以無紀也靜乃狀其事因宗秀師求文以勸於石秀愿士也往來沂魯間尤樂其土俗以謂承本蘭陵故地多楚漢聖賢遺迹是宇也雖無奇偉絕異之觀而當往來走集之會將勤館人此焉其歸予雖未嘗過而游之然而望荀卿之舊邦想二疏之清塵因欲載文其地以寄懷古之思異日有來觀之當爲我留連於茲以訪者舊之遺說也

棟宅可以庇風雨臺榭可以遠燥濕庭除可以肅賓客山川可以廣眺望此居處之壯觀也而爲浮屠之說者則不然曰不閔偉不足以容衆大不盛麗不足以來信向故惟善經構者增飾窮年而巳既而已閔麗矣而吳越之俗猶以爲未也丹雘金碧斲礱炫焜至於殫人之財極工之巧而不知止故其山林之峻深郊郭之爽塏幽人之所卜智士之所營非爲浮屠者不得而居有也思允師居睦州兜率寺之法華院佛學之外兼妙歧黃之術有以疾病告者必盡其技而爲之診視凡湯液之所餌砭針之所加無不如期而應自郡官至於編戶皆稱其方技之神良而功施之周普由是車馬之踵門者日月相繼而不絕也嘗患

蘇魏公文集

卷六十四

十一

其居宇之湫陋賓至無所容遂闢故址革而新之又於其傍爲閣五間楹桷崇高軒檻虛朗經像嚴於中草石蓄於次齋房客館左右布列藥欄花園前後相望升其堂則聞芝木之芬氤游其庭則見竹樹之蔭翳雖密邇闐闐而山居巖處之趣備焉考成之日太守集賢王微之率賓僚燕飲其上且嘉儲峙之美因題其顏曰靈香又賦詩以紀其事繼而作者貳車史館劉元忠也觀二詩則院與閣之所有皆可見矣後三年予自東陽赴亭社憩郡郵會故人留止過允之居因得一遊目焉嘗謂桐廬郡溪山之清絕自晉宋以來文士多稱述之往往載於題咏觀夫城邑閭井皆坦塗平陸蓋與他州無有異也及登高而望則羣峯回

環一水縈帶煙雲曉靄朝暮異狀不離指顧而萬景在目
信乎吳越之佳郡前人之所稱詠不爲虛談也而茲閣又
占一郡之勝處高高下下皆有幽致足爲端居造適之樂
復以甘辛寒溫之上味給人朝夕之求其爲利固已博矣
然則不得與夫競土木而誇閎麗者並也宜乎徵之元忠
嘆賞之勤勤如此因書所見以繼二詩之後云

溫州開元寺重修大殿記

古聖人立言垂教皆所以長世而利物也至若道被幽顯
而不遺事見久遠而易信者其惟浮屠氏之法乎自中國
達於蠻夷自郡縣至於鄉聚凡在含識無有愚智一聞其
說靡不歸誠而信向焉由漢迄今千有餘歲雖世教有隆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四

三

替而佛事未嘗廢絕者以其爲道一本於人心人心欲安
樂則曰積德重者能享之人心惡罪苦則曰殖福厚者能
去之故塔廟布於四方像設備於家戶猶以爲奉之未至
也今夫吳越之俗以薰修相勝至於傾竭財力而不爲勞
崇飾土木而不知止是孰毆之使然耶皆至誠悃愾生於
信心故莫之能禦也先是永嘉郡火始作於民廬延及官
寺遂逮僧舍所謂開元寺者東南之壯觀也一旦煨燼人
用愁戚其欲興造切於已居寺僧擇隨素有行願知衆人
之所欲爲也於是盡發私橐以圖修復之役且謂築室者
始乎成寢治寺者先乎抗殿乃卽故地規創新宇料工度
材初亦無求於外而郡之百姓聞風響應願心而樂施者

不謀而同焉締構既有日矣適會擇隨順世其徒曰有英
等六輩閱師之艱勤齋志而歿共誓勩力繼成其事指期
促辦卒亦如師之素焉粹其資費幾數千萬凡爲殿之堂
室暨四旁環屋日遊巡者總三十有一間其崇七尋其深
倍之其廣益深之半中楹塑大像者三左右立像者十妙
巖之相高廣之坐瓔珠之具金采之飾一倣其教之所述
焉旣而緇俗競勸合爲廊宇房闈者繼踵而畢事不及三
年重門周閤廣居大廈巋然如初而閔侈巨麗又非疇日
之儼也按寺本東晉郡人李整之所捨宅也歸佛於大寧
之二禩得號於開元二十六年中廢於昭肅之初復造於
宣皇之季火於治平之乙巳完於熙寧之癸丑六百年間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四

三

再毀而再復終不可廢也向非人情之所欲爲與僧志之
不可奪則渠能集大緣於一時復已廢之頽址耶夫人情
之所欲爲功雖大而易就蓋不強之使然耳下之人能不
強人者其興事也猶若此之速然則爲治者亦有不強人
之政乎以之興事而就功况於是其猶反掌歟熙寧十年
三月二十二日

錫山唱和詩石刻記

先公宰無錫日某方在羈貫稍涉人事因得拜接邑尉竇
公總之特蒙知獎相與抗禮公以文學登雋科尉大邑先
公器其才識期以遠到每賓從賞會莫不同之或遇欣適
則形於篇詠時公春秋方盛未有嗣子嘗得異夢先公爲

之諺曰是男子之祥且貴兆也後十月實生彥法天章先
公卽日以詩慶之有仙果遲遲生海中平時會說夢維熊
及駟馬定應高慶闕五龍從此繼英風之句某親侍左右
目覩其事無幾何薄祐早孤流離多難數與公相遇顧愛
益親後彥法擢殊科某叨預考官獲觀奏賦旣而復同館
閣不替世舊猥以父執見推不幸二公相繼殂謝再有寢
門之慟前歲小子詒作尉茲邑值公之季子亦領丞事父
祖舊治繼爲同僚累代周旋風義尤篤一日詒於僧舍得
唱和遺篇方且更以石刻縣丞君以爲當時事迹莫若某
經見之詳以書見抵俾敘始末某追念疇昔忽五十年馨
優緒言才若俛仰因念昔人有居父官不敢當舊位坐卧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四

十四

皆易其處前史稱之今丞尉卑秩而所居又非舊位雖無
可避者然而井邑亭舍歛識猶存歲月緬然手澤未泯吏
民觀者猶有餘思子孫對之能不感愴某旣嘉縣丞君不
忘先志又喜詒繼託末光而某雖未嘗從事於彼然得繼
名於後亦足以感遠慕之懷茲爲願幸也故敢備言之若
其諸公官伐洎題載歲月詒已敘於前茲不復紀刊石後
月日具官某謹記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五

宋太子太保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司空魏國公蘇頌撰

清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總督大理寺少卿裔孫廷玉重彙

序

補注神農本草總序

舊說本草經神農所作而不經見漢書藝文志亦無錄焉
平帝紀云元始五年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在所爲駕
一封軺傳遣詣京師樓護傳稱護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
十萬言本草之名蓋出於此而英公等注引班固敘黃帝
內外經云本草石之寒溫原疾病之深淺此乃論經方之
語而無本草之名唯梁七錄載神農本草三卷推以爲始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五

斯爲謬矣或疑其間所載生出郡縣有後漢地名者以爲
似張仲景華陀輩所爲是又不然也淮南子云神農嘗百
草之滋味一日而七十毒由是而醫方興焉蓋上世未著
文字師學相傳謂之本草兩漢以來名醫益衆張機華陀
輩始爲之編錄耳然神農舊經才三卷藥止三百六十五
種至梁陶隱居又進名醫別錄以三百六十五種因而注
釋分爲七卷唐顯慶中監門衛長史滕恭又摭其差謬表
請刊定乃命司空英國公李世勣等與恭參考得失又增
一百一十四種分門部類廣爲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國
朝開寶中兩詔醫工劉幹道士馬志等相與撰集又取醫
家常用有効者一百三十三種而附益之仍命翰林學士

盧多遜李昉王祐扈蒙等重爲刊定乃有詳定重定之目並鑄版模行由此醫者用藥遂知適從而僞蜀孟昶亦嘗命其學士韓保昇等以唐本并圖經參比爲書稍或增廣世謂之蜀本草今亦傳行是書自漢迄今甫千歲其間三經誤著所增藥六百餘種收采宋廣可謂大備而知醫者猶以爲傳行既久後來講求寢多參校近之所用頗亦漏略宜有算錄以備頤生毆疾之用嘉祐二年八月有詔臣禹錫等再加校正臣某等亦既被命遂更研覈竊謂前世醫工原診用藥隨效輒記遂至增多概見諸書浩博難究雖屢加刪定而去取非一或本經已載而所述精略或俚俗嘗用而太醫未聞向非因事詳著則遺散多矣乃請因蘇魏公文集

卷六十五

二

其疏梧更爲補注應諸家醫書藥譜所載物品功用並後採掇唯名近迂僻類乎怪誕則所不取自餘經史百家雖非方餌之急其間或有參說藥驗較然可據者亦兼收載務從該洽以副詔意凡名本草者非一家今以開寶重定本爲正其分布卷類經注雜糅間以朱墨並從舊例不復釐改凡補注並據諸書所說無所刊潤其意義與舊文相參者則從刪削以避重複其舊已著見而意有未完後書復言亦具存之欲詳而易曉仍每條並以朱書復言亦具其端云臣等謹按某書云某事其別立條者則解於其末云見某書凡所引書以唐蜀二本草爲先他書則以所著先後爲次第凡書舊名本草者今所引用但著先後作人

名曰某人云惟唐蜀本則曰唐本云蜀本云凡字朱墨之別所謂神農本經者以朱字名醫因神農舊條而有增補者以墨字間於朱字餘所增者皆別立條並以墨字凡陶隱居所進者謂之名醫別錄並以其注附於末凡顯慶所增者亦注其末曰唐本先附凡開寶所增者亦著其末曰今附凡所增補舊經未有者於逐條後開列云右幾種臣等續添凡藥舊分上中下三品今之續添難於詳辨但以類附見如綠礬次於礬石山薑花次於豆蔻扶移次於水楊之類是也凡藥有功用本經未見而舊注已曾引據今之所增但涉相類更不立條並附本注之末曰續附如瓦芎附於垣衣燕覆附於通草馬藻附於海藻之類是也凡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五

舊注出於陶氏者曰陶隱居云出於顯慶者曰唐本注出於開寶者曰今注其開寶考據傳記者別曰今按今詳又按皆以朱字別於其端凡藥名本經已見而功用未備今有所益者亦附於本注之末凡藥有今世已常用而諸書未見無所辨證者慮其傳聞非審亦所不載如葫蘆谷海帶之類當別爲圖經以詳著之舊藥九百八十三種續添八十二種附於注者不預焉新定一十七種總新舊一千八十二條皆隨類粗釋推以十五凡則補注之意可見矣舊著開寶英公陶氏三序皆有義例所不可去仍載於首篇臣等所被校正詔書曰神農本草今既成書因以題篇不復加別號云

本草後序

嘉祐二年八月三日詔旨朝廷頒方書委諸郡收掌以備軍民醫疾訪聞貧下之家難於檢用亦不能修合未副矜存之意今除在京已係逐年散藥外其二京并諸路自今年東京府節鎮及益并慶渭四州各賜錢二百貫餘州軍監賜錢二百貫委長史選差官屬監勒醫人體度時令案方合藥候有軍民請領畫時給付所有神農本草靈樞太素甲乙經素問之類及廣濟千金外臺秘要等方仍差太常少卿直集賢院掌校禹錫職方員外郎秘閣効理林億殿中丞秘閣校理張洞殿中丞館閣校勘蘇某同共校正聞奏臣禹錫等尋奏置局刊校并乞差醫官三兩人同共

蘇魏公文集

卷六十五

四

詳定其年十月差醫官秦宗古朱有章赴局祇應三年十月臣禹錫臣億臣某臣洞入奏本草舊本經注中載述藥性功狀甚有疎略不備處已將諸家本草及諸書史中應係該說藥品功狀者採拾補注漸有次第及見唐顯慶中詔修本草書當時修定注釋本經外又有諸般藥品繪畫成圖及別撰圖經等辨別諸藥最爲詳備後來失傳罕有完本欲下諸路州縣應係產藥去處並令識別人子細辨認根莖苗葉花實形色大小并蟲魚鳥獸玉石等堪入藥用者逐件畫圖並一一開說著花結實收採時月及所用功效其蕃夷所產藥卽今詢問權場市舶商客亦依此供析并取逐味各一二兩或一二枚封角因入京人差齎送

當所投納以憑昭證畫成本草圖并別撰圖經所冀與今
本草經並行使後人用藥知所依據奏可至四年九月又
准勅差太子中舍陳檢同校正五年八月補注本草成書
先上之補注本草所引書傳內醫書十六家援據最多今
取撰人名氏及略述義例附於末卷庶使覽之者知所從
來餘非醫家所切不復存此

本草圖經序

昔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以救萬民之疾苦後世師祖由是
本草之學興焉漢魏以來名醫相繼傳其書者則有吳普
李嘗之藥錄陶隱居蘇恭等注解國初兩詔近臣總領上
醫兼集諸家之說則有開寶重定本草其言藥之良毒性

蘇魏公文集

卷六十五

五

之寒溫味甘苦可謂備且詳矣然而五方物產風氣異
宜名類既多贗僞難別以虺牀當蘼蕪以薺芎亂人參古
人且猶患之况今醫師所用皆出於市賈市賈所得蓋自
山野之人隨時採獲無復究其所從來以此爲療欲其中
病不亦遠乎昔唐永徽中刪定本草之外復有圖經相輔
而行圖以載其形色經以釋其同異而明皇御製又有天
寶單方藥圖皆所以敘物眞濫使人易知原診處方有所
依據二書失傳且久散落殆盡雖鴻都祕府亦無其本天
寶方書但存一卷類例粗見本末可尋宜乎聖君哲輔留
意於蒐輯也先是詔命儒臣重校神農本草等凡八書光
祿卿直祕閣臣禹錫尙書祠部郎中祕閣校正臣億太常

博士集賢校理臣某殿中丞臣檢光祿寺丞臣保衡相次
被選仍領醫官秦宗古朱有章等編繹累年旣而補注本草
成書奏御又詔天下郡國圖上所產藥本用永徽故事
重命編述臣禹錫以謂考正羣書資衆見則其功易就論
著文字出異手則其體不一今天下所上繪事千名其詳
說物類皆據世醫之所聞見事有詳略言多鄙俚向非專
一整比緣飾以文則前後不倫披尋難曉乃以臣某向嘗
刻意此書於是建言奏請俾專撰述臣某旣被旨則哀集
衆說類聚銓次粗有條目其間玉石金土之名草木蟲魚
之別有一物而雜出諸郡者有同名而形類全別者則參
用古今之說互相發明其荑梗之細大華實之榮落雖與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五

舊說相戾並兼存之崖略不備則稍援舊注以足成文意
注又不足乃更旁引經史及方書小說以條悉其本原若
陸英爲葫蘆花則據爾雅之訓以言之諸香同樹則用嶺
表錄異以證之之類是也生出郡縣則以本經爲先今時
所長次之若菟絲生於朝鮮今則出於寃句奚毒生於少
室今乃來自三蜀之類是也收採時月有不同者亦兩存
其說若赤箭本經但著採根今乃并取莖苗之類是也生
於外夷者則據今傳聞或用書傳所載若玉屑玉泉今人
但云玉出於于闐不究所得之因乃用平居海行程記爲
質之類是也藥有上中下品皆用本經爲次第其性類相
近而人未的識或出於遠方莫能形似者但於前條附之

若澁疏附於枸杞琥珀附於茯苓之類是也又古方書所載簡而要者昔人已述其明驗今世亦常用之及今諸郡醫工所陳經效之藥皆并載其方用天寶之例也自餘書傳所無今醫又不能解則不敢以臆說淺見傳會其文故但闕而不錄又有今醫所用而舊經不載者並以類次系於末卷曰本經外類其功用尤著與舊名附近者則次於逐條載之若通草次於木通石地次於石蠅之類是也總二十卷目錄一卷撰次甫就將備親覽恭惟主上以至仁厚德涵養生類一物失所則爲之惻然且謂札瘥薦臻四時代有救卹之惠無先醫術早歲屢較近臣讎校歧黃內經重定鐵艾俞穴或範金揭石或鏤版聯編憫南方蟲毒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五

七

之妖於是作慶厯善救方以賜之思下民資用之闕於是作簡要濟衆方以示之今復廣藥譜之未備圖地產之所宜物色萬殊指掌斯見將使合和者得十全之效飲餌者無未達之疑納斯民於壽康召和氣於穹壤太平之致茲有助焉臣學不該通職預編述仰奉宸旨深媿寡聞

校定備急千金要方序

善爲醫者察聲色經絡視陰陽氣候以知六疾之所起而取以五辛六苦水火之齊故有通閉解結浣腸滌胃以生易死之妙學其術者大抵以農黃岐伯之經爲宗而和扁諸家之說爲解漢志所以論著其書列於藝文者誠以歷古所尚王官之守不可闕一也由漢迄唐其道寢廢名醫

誤述殆百餘家年世寢遠頗或亡散今之所傳十不存一
惟孫思邈備急千金方者首末粗見特爲完書然而公私
所藏鮮有善本簡編倒錯事理不倫肄習之流常以爲患
睿孝皇帝至仁卹物留意醫方以謂毆診淫救昏札保壽
命躋康寧無先於此道於是詔命儒臣是正墜失臣某等
實被茲選典領有年竊謂孫氏之書精深博贍聞淺見
誠難究悉乃自廣內秘文及民間衆本道藏竺典字篇雜
子並用搜訪以資參考得以正其舛互補其遺佚文之重
複者去之事之謬戾者易之期年切至頗見領略凡得篇
目若干門論若干首方若干道總三十卷皆仍其舊體也
其間物有多寡權量不同病有緩急湯丸異齊鍊治有生

蘇魏公文集

卷六十五

八

熟之節名號有古今之殊文字假借之相通篇名前後之
雜出每用一法皆宜徧知雖有舊凡汗漫難悉今撮其綱
條傳以新意別爲總例一篇列於卷首將使披文易曉用
藥靡差濟世便民庶幾有功於聖治也昔劉歆敘方技爲
四種則有醫經經方房中神仙之別唐令分醫學爲五科
則有雜療瘍瘡少小耳目口齒角注之品自是學者各務
專門用湯液者或昧於鍼方習產乳者或乖於雜療自非
明智鮮或周知今是書所載始婦女而次嬰孺後丈夫而
終耆老每敘一病皆先論藏病之稟受又辨脈證之盛衰
次審砭艾之所宜乃明藥石之相應至於吐納宣導飲食
補養案摩符禁黃治丹石衆術咸備靡不臻妙所謂兼劉

氏四種之技通唐令諸科之學信不與前古經方相爲表裏固非世醫常流所能彷彿也謹按唐史思邈京兆華原人生於周齊之間而卒於高宗永淳之世蓋不啻百歲之人也少善談老莊兼綜釋典百家之書後隱居太白山數被詔起固辭祿仕當時知名之士多師事之盧照隣嘗問名醫治疾之道思邈以天人相質之說爲對照隣深加歎伏爲敘其事云道洽古今學通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叟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觀斯言與其著書則其爲人可見矣臣等固陋之學論次不精仰備奏篇深慚抵牾

後序

孫氏之書特爲精博蓋以祖述農黃之旨發明岐雷之奧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五

九

太古以來奇經秘論無不該綜誠非近世醫流之比擬也臣等旣因被詔得以詳求觀其書中引據可以概見者多出素問九壠靈樞甲乙等經黃素錄帙太素巢源古今本草諸家脈法張苗藥對陶弘景論廣劉涓子鬼遺等集金匱玉函肘後百一葛洪必效姚僧坦集驗陳延之小品謝士泰刪繁胡洽郭玉范汪阮炳等方今並參檢本書以正得失其書不傳者則又兼用後人所著出於孫氏者以爲證比著五鑿經獨行方崔氏算要延年秘錄外臺秘要貞元廣利李深之手集劉弃得傳信諸方之類亦旁取其所以用以相考質然後遺文疑義瑩然可明又觀前代名流所著醫方往往雜以古人方論不顯所出殆難尋究惟陶隱

居廣百一方王燾纂外臺秘要多標題其書名最爲明白
可以參求今以二書驗之則諸家之菁華悉爲孫氏採擇
矣而世俗妄人乃稱海上龍宮之事以附致爲據誠不足
據也近之知醫者每嘆惜前古方書亡失者衆若能盡心
於孫氏則其思過半矣謹按孫氏之千方金又有翼方月
令等書當別從讎校以備行世此不復悉論也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五終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五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六

宋太子太保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司空魏國公蘇頌撰

清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總督大理寺少卿裔孫廷玉重萊

序

華夷魯衛信錄總序

元豐四年八月奉詔編類北界國信文字臣竊伏惟念國家奄宅四海方制萬區九夷百蠻罔不率俾瞻茲北陲早已面內章聖皇帝因其喪師請和許通信好歲時問遺寢以修講陛下欽若成憲羈縻要荒及命儒臣討論故事將欲垂於方冊副在有司其所以慮遠防微紆意及此者皆以偃兵息民故也顧臣愚陋不足以奉承明詔黽勉期月

蘇魏公文集

卷六十六

二

初見綱領詮次類例皆稟聖謨前詔斷自通好以來以迄於今將明作書之由故以敘事冠於篇首厥初講和始於繼忠書奏遼主乞盟之請賜以俞旨由是行成故次之以書詔既許其通好乃有載書以著信故次之以誓書昔之和戎則有金絮綵繒之賂我朝歲致銀絹以資其費故次之以歲幣恩意既通又有好貨以將之故次之以國信信好不可單往必有言詞以文之故次之以國書異國之情非行人莫達故次之以奉使奉使之別則有接送館伴所經城邑郵亭次舍山川有險易道途有回遠若非形於績事則方向莫得而辨也故作驛程地圖前後遣使名氏非一職秩不同南北羣臣交相禮接年月次序散而不齊既

爲信書不可無紀故作名銜年表夫如是而使事盡矣通好肇於戎人我從而聽之凡問遺之事皆列北使北信北書於前朝廷所遣乃報禮也故載之於後所以著其所從來也凡使者之至在道則有郵館宣勞之儀入朝則有見辭宴賜之式禮意疏數並有節文故次之以儀式又次之以賜予彼待王人亦有常矩無敢違越故以持禮過界及北界分物係於後使者宜通賓主之歡而贄見之禮不可闕也故次之以交馳問勞往返詔宣書劄體範存焉故次之以詔錄又次之以書儀信幣則有齋操之勤導從則有輿隸之衆霑賚所及無不均遍故次之以例物使者至都上恩顧恤靡所不至或貿易貨財或須索供饋或丐求珍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六

異許予多矣故次之以市易而供須求丐附焉南北將命往還約束細大之務動循前比故次之以條例凡此皆常使也誕辰歲節致禮而已至若事干大體則有專使導之故次之以泛使疆場之虞帥守當任其責則接壤司州得以公牒往復故次之以文移事非司州所能予奪至待命官及疆吏對議者代州移徒巡鋪界壕是也故次之以河東地界疆界旣辨則邊圉不可不謹故次之以邊防其別則有州郡壁壘之繕完砦鋪塘濼之限斷載於輿地所以示守備之嚴也凡爲此書本於通好遼人則彼之種族自出不可不知遼本契丹也故次之以契丹世系遼與中國言語不通飲食不同便習弓馬射獵爲生難以常禮拘也

朝廷所以能固結而柔服之蓋知其愛好之實也故次之以國俗耶律氏脩好中華有年數矣爵號官稱往往倣效故次之以官屬而宗戚俸祿三者相須並見於後朔漠之俗恃險與馬由古然矣故次之以關口道路又次之以蕃軍馬遼之爲國幅員不過三千餘里而並建都府兼致州縣輜車所過宜詳其處故次之以州縣彼荒服也并有奚渤海土外接大荒之境其可見者宜兼著之所以示天聲之遠遠也故終於蕃夷雜錄而經制方界論議奏疏附焉臣竊觀前世制禦朔漠之道載籍所記不過厚利和親以約結之用武克伐以驅除之或卑辭遜禮以誘其衷或入朝質子以制其命漢唐之事若可信也然約結一解則陵暴隨之彼豈不得其術耶蓋恃一時之安而不圖經久之利故也淵謀碩畫無代無之至於我朝乃得上策年歷七紀而保塞無患歲來信幣而致禮益恭行旅交通邊城晏閉黎民土著至老死而不知兵革自書契以來戢兵保定未有如今日之全勝者也聖上方恢天下之度以威懷遠人猶慮有司慢令取侮遂案圖籍揭爲令典使之循守無得而踰後雖有忿鷙悍黠之敵欲啟事端繩以章條彼當自屈若然舉遼朔之衆唯上之令則是書之作可謂規撫宏遠而德施無窮矣然以今日承平之勢當彼百年旣往之運狃我函煦侈心漸萌侈極而微形兆茲見藁街質館行可致其俘入矣今姑撮其大概副聖宸經遠之慮總二

百卷卷有檀釀則釐爲上中下謹條事目具於左方次年
編類成書先具目錄進呈六年六月五日蒙降宸筆賜名
華夷魯衛信錄

校風俗通義題序

臣所校定風俗通義崇文先闕本臣以私本因官書校定
凡十卷謹次第錄謹案范煜後漢書應劭字仲遠汝南
頓人歷太山太守後爲軍謀校尉卒於鄴撰風俗通以辨
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然傳不
記其篇卷惟梁錄載風俗通義三十卷隋書經籍志云三
十二卷錄一卷唐志亦云三十卷而臣某所傳才十卷初
疑闕其下篇歷代諸儒著書引據最多而無若庾仲容子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六

抄馬總意林載之畧備今以其書校之乃篇次不倫然子
抄但著卷第凡三十一而不記篇名意林則存篇名而無
卷第今校其文意粗可見者獨皇霸一篇同爲第一其正
失第二子抄云第六魯禮三子抄云第八過譽四子抄云
第七十反五子抄云第九聲音六子抄云十三窮通七子
抄云十五祀典八子抄云二十神怪九子抄云三十一山
澤十子抄云二十四又意林以祀典篇爲儀禮其餘篇名
可見者曰心政曰古制曰陰教曰辨惑曰折當曰恕度曰
嘉號曰徽稱曰情遇曰姓氏曰諱篇曰釋忌曰輯事曰服
妖曰喪祭曰宮室曰市井曰數紀曰新秦曰獄法其書並
亡而第八并篇名亦亡又案意林於折當篇載目錄云太

山太守臣劭再拜上書曰秦皇焚書坑儒六藝缺亡高祖受命四海又安往往於壁柱石室之中得其遺文竹朽帛裂殘闕不備至國家行事俗問流語莫能原察故三代遺輶軒使者經絕域採方言令人君不出戶牖而知異俗之語耳此其自敘如此勢當在卷首或卷末今乃云第十以此又知庾馬所載篇第未必當然故不復更改謹以黃紙繕寫藏之館閣

校淮南子題序

謹案班固前漢書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書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中篇者劉向傳所謂鴻寶苑祕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六

五

是也與外書今並亡內書則鴻烈是也藝文志謂之內篇是書有後漢時太尉祭酒許慎東郡濮陽令高誘二家之注隋唐目錄皆別傳行今校崇文舊書與蜀川印本暨臣某家書凡七部並題曰淮南子二注相參不復可辨惟集賢本卷末有前賢題載云許標其首皆曰問詰鴻烈之下謂之記上高題卷首皆謂之鴻烈解經解經之下曰高氏注每篇之下皆曰訓又分數篇爲上下以此爲異崇文總目亦云如此又謂高氏注詳於許氏本書文句亦有小異然今此七本皆有高氏訓敘題卷仍各不同或於解經下云許慎記上或於問詰上云高氏或但云鴻烈解或不言高氏注或以人間篇爲第七或以精神篇爲第十八差參

不齊非復昔時之體臣某據文推次頗見端緒高注篇名皆有故曰因以題篇之語其間寄字並載音讀許於篇下粗論大意卷內或有假借用字以周爲舟以楯爲循以而爲如以恬爲憒如此非一又其詳畧不同誠如總目之說互相考正去其重複共得高注十三篇許注十八篇又案高氏敘典農中郎將卞揖借八卷會揖喪遂亡後復補足今所闕八篇得非後補者失其定著外所闕卷但載淮南本書仍於篇下題曰注今亡許注仍不錄敘並以黃紙繕寫藏之館閣

小畜外集序

或謂言不若功功不若德是不然也夫見於行事之謂德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六

六

推以及物之謂功二者立矣非言無以述之無述則後世不可見而君子之道幾乎熄矣是以紀事迹志必資乎言較於事爲其貫一也自昔能言之類世不乏賢若乃德與功偕文備於道嘉謨讜論見信於時主遺風餘烈不泯於將來有若故翰林學士尙書刑部郎中贈禮部尙書鉅野王公者幾希矣公諱禹偁字元之生知好學九歲能詩與郡從事故相畢文簡公爲唱酬之文及策名從事中書令趙韓王薦其文章太宗皇帝旣已知名命召試中書宸筆賜題詔臣寮和御製雪詩序奏篇稱善自大理評事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衣犀帶以寵異之端拱二年親試貢士俾公面賦長歌上覽而喜曰此不踰月當遍天下一日侍

燕瓊林宣至膝前顧謂宰相曰王某一朝名士獨步當代異日垂名不朽矣公嘗謂遭知己之主非盡言無以報稱故自登文館至涉禁林知無不爲入則以告兩朝獻替一節始終由聖君以忠亮待之士論以公卿屬之然而襟抱冲夷鋒氣高邁直躬行己不爲時屈上知其然使宰執喻旨戒以容物而憤懣所激不能自己三坐左官皆以直道因作三黜賦以見志有不屈於道百謫何虧之句此其見於行事之深切者也雍熙中林寇內侵邊警未艾公援漢文君臣單于事勸上內修德而外任人若勞民以事邊則寇在內而不在外矣於時京畿旱亢奏省乘輿服御暨紫雲工巧之技第減百官月俸願以己先稍贖尸素之罪在

蘇魏公文集

卷六十六

七

章聖時應直言詔亦以通遼好赦繼遷爲請復議減冗兵并冗吏以寬租賦親大臣遠小臣以重國體艱難選舉以清士流澄汰僧尼以除民蠹增州郡武備以防窺竊推天官洪範以弭災變皆切於時宜有神朝論未幾臨潢講和平夏封策息民罷兵省費除弊多公先識之所啟發此其推以及物之著明者也前後三直西掖一入翰林辭誥深純得裁成制置之體冊命莊重兼典謨訓誥之文端拱箴切劘上躬待漏記規警時宰上三賢疏推原前代之失不異方今請東封賦前知盛德之事必行聖代論議書敘理極精微詩歌贊頌義專比興雖在燕閒或罹憂患凡有論議未嘗空言此其紀事迹志之尤最者也惟公道直行果

既如彼主知人望又如此若天假之年久於是位則經國
致君之業必大施於當時豈待言而後顯惜乎壽不及知
命官止於省郎卒不得究其懷緼此所以發而爲文章著
見於後者也公之亡也天子嗟悼賻家恤後恩踰常比嗣
子嘉言擢祥符進士上以詞臣之裔特遷大理評事以祿
其親曾孫汾第皇祐甲科以免解法當降等仁宗閱卷首
見公名嘉其有後特賜元第未幾考課上猶記前事命加
秩一級今爲朝議大夫集賢校理諸王府翊善茲以見文
學行義足以垂裕後昆則夫臧孫不朽之言信於是矣公
之藁晚年手自編綴集爲三十卷命名小畜蓋取易之懿
文德而欲已之集大成也後集詩三卷奏議集三卷承明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六

八

集十卷五代史闕文一卷並行於世而遺篇墜簡尙多散
落集賢君購尋哀類又得詩賦碑誌論議表著凡二十卷
目曰小畜外集因其名所以成先志也謂僕嘗學舊史前
言往行多得其詳見諸序引久不獲辭竊謂文章末流由
唐季涉五代氣格摧弱淪於鄙俚國初屢有作者留意變
風而習尙難移未能復雅至公特起力振斯文根源於六
經枝派於百氏斥浮僞去陳言作而述之一變於道後之
秉筆之士學聖人之言由藩牆而踐突奧繫公爲之司南
也集賢君力學名家克大門閥振其絕業傳於無窮又足
以繼紀事善述之美也不其臆歟

仁宗皇帝一朝文章人物之盛跨越前代天聖初故相鄭國宋公洎仲氏尙書景文公同時擢甲科景祐中故叅知政事歐陽文忠公由銓選陟文館閱旬歲而歷兩禁登二府號令風采懔然動天下豪英間出相繼進用方是時承平百年禮樂興起亡書佚史靡不蒐輯鴻筆大手兢獻所長上之朝廷詔誥詞命與典謨相高下之臺閣論議章奏有忠嘉之美至於一篇一詠尺牘片札朝染翰墨夕遍家戶彬彬然文雅之風成於上而浹於下矣於時故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潁州呂公縉叔起遠方邑尉入爲編修唐書上方覽觀前王以季朝舊史參錯不倫思欲刊正爲一代信書預筆削之任者皆一時高選而文忠景文二公實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六

九

專典領積十七年而書成前後官屬更十餘人或徙或遷出處不常惟縉叔與尙書范公景仁內閣宋公次道自發凡訖於絕筆又集天下碑刻類爲唐文傳信歷代氏譜族志爲古今系表二書獨出縉叔一手可謂勤且博矣縉叔在朝最久雖兼領他司而未嘗離史事沈酣簡牘誤著尤多其或頌聖歌功賡唱迭和公卿倩代二府簡討涵濡應答殆無虛日及典誥命屬覃慶霈恩文書沓委占吏起草不少稽停未幾議修仁宗英宗正史朝論莫先縉叔者乃以積屢致疾疲於鉛槧懇求閒職以就頤養朝廷惜其遠去詔以本職出守踰年終汝陰卒不得繼馬班之業述黃虞之典士大夫所以惋痛不已豈特歎周南之留滯也縉

叔名夏卿生十歲知書日誦數千言疊紙援筆便成章句
大門侍御公謂先德廣文先生曰此兒不假礪琢自成美
器始冠游京師舉進士秋試不捷時我先人在朝得其試
藁示同列曰安有文章如此而不爲時用者及其去也以
詩勉之慶厯初再舉鄉書貢籍皆在上選旣而擢第調端
州高要縣尉丁文簡公與景文公聯章薦入書府厯秘書
著作丞直秘閣外臺郎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嗚呼天不俾
壽撤瑟之日年纔五十有五平生所負經濟之縑未得悉
施於時獨有文字載之冊書播傳人口不朽之事其在茲
乎嗣子拯善守世學悉哀舊藁以類詮次合爲總集求子
文以冠於篇予以縉叔家則同里學則同術仕則同年入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六

朝同踐書館聲氣相與蓋有年矣宿草之恨未嘗忘之覽
其遺編固多平日所見及嘗同議論者不待復孰而後見
其所存也縉叔少通經術長而刻志史學仕宦三紀始卒
史官故其立言創意深微婉約不戾經傳之旨詩則主於
諷論文則善於敘事贊頌本於導揚美實書奏謹於推明
治理大抵獨得胸襟自成機杼辭雖精奧而不取其僻理
雖切著而不事抑揚嘉祐上書謂天下之亂常生完然無
事時救失在於及時宿衛雜出民間而侍護禁掖宜取編
戶倣古虎士衛士之制坐食營壘之兵本非土著難以應
敵不若漸更復府衛以重根本其愛君憂國之慮遠矣論
史書謂陸羽秦系避潛藩辟命終躬不仕宜列隱逸閣立

本王璵由藝術躡取高位宜附方技其表善抑奸之意切矣文宗紀及宗室宰相孝友藩鎮外夷逆臣諸傳十九贊序明識獨見勸懲之意深矣劉知幾有云文之與史其流一焉觀縉叔所敘汪洋閎衍體制不一然博學多聞拾遺補藝發幽隱甄是否使讀之者知善惡之所歸其三長之最歟凡卷第古律詩十二雜文議論贊記八表書啟序三祭文碑誌行狀七制誥十總五十卷紹聖元年二月十五日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六終

卷六十六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七

宋太子太保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司空魏國公蘇頌撰

清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總督大理寺少卿裔孫廷玉重刻
序

送郭京評事序

康定二年春西寇犯渭城涇原守以聞天子閉然念邊民之數被其患思謀永逸之計乃更命近臣往督師律元戎偏帥奔走率職罔解其勤居無幾何又詔吳興守滕公爲刑曹副郎直集賢書殿往鎮涇陽維是涇原諸軍皆隸焉滕公奉命馳至闕下進見之際荷聖主知遇之厚恩得奇璋魁梧之人以助軍旅之畫乃言處士郭君於上曰斯人博學而多謀重義而輕利一舉進士不上第而退居九華蓋三十年遂亡仕進心若擢居戎幕必能出奇吐謀以贊帷幄之論上曰是嘗一二臣爲吾言之者行用之矣卽日制詔池陽郡守給裝錢起生傳赴京師至則特旨賜廷對口陳兵家成敗之策邊徼之利害攻戍之得失諸臣所未能言者悉爲之對不可皆合當世之務天子悅之乃以廷尉平命生往叅謀陝西軍事於是公卿相贊於朝廷士相慶於閭巷以謂天子用處士矣自茲下情得以上通矣主恩得以下達矣草澤之賢者得以自進而議時政矣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有謂生曰天子所以擢滕公滕公所以薦先生於天子而幸用之而未聞先生所以論報

主恩感遇知己之意先生曰吁是言也於我何有哉夫滕公自尙書散郎陞名曹直書殿職由刺中州而任方鎮要衝兵屯之地直匈奴之孔道國家倚之猶藩屏焉寵遷之若是豈天子私其人而授之耶蓋知其才之可任而效之有可責耳天子用公之言而吾自布衣召見不由覆試而授官蓋國家擇人而委任耳豈私於我一布衣哉彼旣不以私而薦任豈可以私而言報耶雖然固當早夜思之籌慮幅億期績用之可成焉某時聞生之言而內喜且言曰是舉也可謂上下俱適其道耶誠使朝廷爲官用人推擇信任皆若是之篤則何云上有曠官而下有遺才乎使當時公卿百吏修職奉上皆若滕公之感遇主知郭生之盡心公家則何云政事隳墮國聽壅塞耶上舉之若彼之得下行之如此之善予將見俘匈奴渠於藁街旋凱歌於京城休戈息兵拯人罷勞其斯舉矣不曰美哉生之行也士大夫多以言贈予獨并敘其所管道者以爲其規

送施龍圖赴延安序

自陝以西釐其州郡爲四道以建帥府而延安特據其要隘日者興師被邊又嘗節制四府故其軍政雄重不與他鎮侔膺推轂之任者非有文武經緯之才莫得以處之自夏人款歸兵實內郡是四帥者各治一道不復相權然延安之守猶重於他鎮蓋其封境與番人交錯外距敵巢弗十數郵每羌人來請皆先出於是由帥府覈其事之當否

而拒納之方用兵時內謹戰備講肄師旅正合奇勝以謀弗順勢甚易也今朝廷方以德綏諸夷不欲生事疆外羈縻之策專責方任急之則託辭以生釁弛之則乘間以爲患則夫措置威懷在柅其微一失所御姦萌滋啟是安平之守不亦難於禦侮之將乎皇祐壬辰歲六月天子用前帥爲樞貳扞城之寄構於後選乃以內閣施公頌者更使三邊又嘗秉安化之鉞皆有能績聲重關內俾蒞厥政僉曰宜之仍受棨戟往護諸將復增美秩以寵其行制下之日士大夫咸以謂邊藩得人西顧益無虞矣先是朝廷進拜公卿歷選於衆多由閫闡之任上意若曰疆隅旣寧人復忘戰且慮夫左右之臣恬於文鋒而怠於武律也是以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七

三

詳試其能必先觀以軍旅之事而後付之政柄欲其勞於外而不廢於內也故公之是行雖抗章懇辭卒不獲請茲所以見朝廷之於公將有意大任乎惟公莊重清方剛毅不撓其臨郡也寬簡而果於斷其刺部也精敏而濟以和觀是二者可謂周通之賢矣夫以周通之賢加之已試之效握節大府坐制一方寓令以治軍師持重以綏獷敵所務遠畧不微奇功守於平安在公不爲艱矣一日上思舊勲使者持急宣召登公輔總衆職附四夷蓋練達已稔聲名暴聞不時日而功業成於時士大夫又可以慶廟堂之得人也

取士之柄不專於有司舊矣今天下之爲士而進取者以萬計爲有司者旣不得素專其任而與察其能否也一旦當大比間則雜選羣至有司持尺度糊其名以較其一日之藝苟用其言合規矩無甚高論者謂之中程乃留以充選焉雖其素所弗能有司豈得而知之耶士或恃卓越之才不能委曲以盡一日之試小有疵累則以尺度去之是昔之所恃者有司亦不得而采之也夫有司所恃取士之柄不專若是將以罄天下之真儒實廉而舉之不亦戾乎雖然任其責者豈不欲進賢者而退不能者耶而所取者非必盡賢所去者非必盡不能何耶拘於尺度而不得素專其任以與察其能否之謂也夫璠瑒璽珍世皆知其爲難得之貨非砭石瓦礫比也及混而置之使皆能知其爲寶者辨而異之則真僞幾判焉雖甚疵釁不足爲累也異於是者必求其渾然無瑕慝乃以爲真如此物之果真者鮮不棄矣又不幸而以璠瑒爲瓦石者有之矣幸而以瓦石爲璠瑒者有之矣彼物之精瑯瑩然易別也而人之所取者猶若此之患況乎英豪跖弛之士雜然並進有司不知其素之能否其所舉者特一日之藝又求其渾然無累則進退之間豈無幸不幸乎得明有司焉則於斯亦可幾夫不失人矣故今士之於進取也不以得失厲於有司蓋知其得失者係夫幸不幸若然可謂志於道而能自信乎吾友楊君唐彥豈非斯人之徒歟唐彥前此嘗舉進士於

開封矣是歲四方之士畢集京師其多不與常比朝廷選擢有司尤艱其人今紫微吳公實任其柄焉而唐彥與丹陽邵興宗程文初中高第以疵累不合程式有司用制格不得留又懼後之弗知者以謂不盡才也於是首署二君名揭於道曰試考皆第一以聲病不預奏名方是時試於公所者幾數千人仰公之鑒裁若龜鑑焉以謂奏籍未上而是二人者首彼優異雖名不在選中而衆皆以爲必天下之士也其後興宗應詔科奉延對又言邊兵得失擢居西州幕非所謂天下之士乎而唐彥再舉進士復不預名當時之知者往往爲之傷惜以爲有司之失人唐彥處此獨恬然無芥蒂之意復謂人曰我之不逮那有司豈不明邪不然則吾時之未至也我將泛舟而東游於吳會以就閒燕而惇勵吾志操以俟吾時豈當戚戚於一得失哉士於是益知唐彥爲志於道而自信者也吳公昔爲明有司而善鑒裁者也而方今取士之制拘以聲病非爲能得人也後之爲有司者不必爲不失賢也

東山長老語錄序

宣城太守史館刁公景純始闢東山寶惠佛寺爲禪居疏召海惠師居實以主之徇衆欲也師東陽右姓雙林淨徒少遊諸方遍叅知識最後得法於瑯琊惠覺禪師世所謂臨濟宗門而南院後裔者師其流也自洩叢林宣揚佛道一音旣演四衆畢臻虛谷洪鐘有來斯應量根器之淺深

隨機緣而引導晨咨夕叩虛往實歸如是累年大振宗旨
雖道本無體非文字談說之可明而人亦有言故應對酬
醉之不一於是有所升堂答問泊入郡揭榜等語錄三卷傳
焉其說曰庶品萬形同出一姓無古今遠近之別無高下
細大之殊達其指歸則六合內外不離乎方寸局於形器
則一念起滅已隔於多生至人冥觀動與理會以爲獨善
不若利人以心傳心其來有自後之學者返本循元一悟
真空無復餘事如深夜出曉迷途得歸非敢默默不傳此
無量善知識所以祖述於玄綱而大資政南陽公所以不
吝於言說也公以文章器業翊亮三朝入輔出藩自蜀移
越每經綸制置之暇教條宣布之餘游心定慧之門得意

蘇魏公文集

卷六十七

六

言象之表於是禪流輻輳爭望門庭迅機電激動形篇什
其在劍南則有與峨眉中白泊郡僚府佐往復抑揚及拈
提古語別爲兩集其在鎮東則有與法雲重喜唱和雜述
幕府記錄鑱於豐碑秀句英辭播在人口叢林駕說之盛
不愧於昔賢宰官倡導之風復見於今日某忝鄰對境稔
熟傳聞限有帶水之遙末由丈席之侍蒙寄墨本實會初
心未幾令姪先輩東來見過因語及此且曰嚮之兩集有
蜀州吳醇史君秘閣文與可作序印行今茲唱和石刻之
外復盈細帙亦將鏤版見屬冠篇某游公之藩蓋有年矣
聆師之譽固無間然不見異人旣得書而啟發以爲作者
宜序事以著明大凡偈頌廣載總若干首其餘觀面高談

隨機縱辯不立於文字者則不在焉昔莊生之得惠施喜
有忘言之對謝安之與支遁將翔塵外之狎賢德相值今
古同風況公夙殖德基明見佛性入游戲三昧起圓頓一
乘關稽山之道場付慧照之適裔彼上人者難爲酬對得
大檀越共爲證明異時揮塵之間皆契投針之妙人境不
奪照用同時賓主厯然言語道斷非涉異境自是已家消
搖以遊造次於是其於道也不亦廣矣其於言也豈可已
乎門人某等以予於景純有心照世交之契於實師爲道
存目擊之知遠詣京師見求序述予以謂宣城山水之郡
古今故實之傳賢守高人往往相值昔唐相裴休爲廉察
嘗致黃蘗運公於開元道場以談性理故有傳心法要休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七

七

自序之今景純作鎮又爲實師崇建法席以唱宗風復有
茲錄見屬鄙文予師心有年闢道來達披文游目茲見辯
才之不窮覽今懷昔良嘉名德之相遇姑用讚歎思有激
揚夫至理玄微見於言者已爲粗迹一時對問序其事者
豈盡端倪兩皆虛談斯亦奚用然而空有互見語嘿對持
非因事而顯發孰見道之著明厠足致泉無用所以爲用
因蹄得兔忘言而後可言強爲標題已慙聲綴默識之士
願姑妄聽焉

趙大資與法雲長老唱和集序

見聞覺知出乎性哉而達識之士以之明本心動靜語默
出乎情哉而知言之人以之觀要道自然乾調御泊諸方

導師接物應機當人答問標揭新理既有會元數暢微辭
遂成章句或一字至於七字以有言至於無言指事明心
莫辯乎此故仲尼目擊於伯雪淨名杜口於文殊形雖淵
淳聲已雷震給孤四句之偈等善法百千之妙頌理有未
盡言豈憚繁多用現高蹈於佛祖孰能探頤於淵源三復
牽珠粗見抽細所期真友知覺路之司南聊書卷端爲寶
月之標指云耳

明義大師集菩薩戒羯磨文序

釋經證義明義大師清衍旣修正觀行遂杜門蕭寺依古
懺式建立道場晨夕加持歷十餘年未嘗一日廢也薰修
之外嘗閱藏典至菩薩戒案其科條疑有差舛三復尋釋
蘇魏公文集

卷六十七

八

得其中文害於義者數事焉大槩以戒有大小乘之別而
行持之人有頓漸之異據其宗旨皆先佛所說不離於藏
教也行法經云古文惟請五師而今文所引普賢觀經啟
請六師藏典不載瑜伽大論本無次序而今羯磨丈依次
受戒又唱相結界有內外之限受戒和合失先後之旨是
皆小乘下根之所持不可與上幾解悟之人同日道也其
所以混淆參錯若是非作者本意由末學傳授引據非當
故失其歸趣耳衍旣依義刊削捨其細而從其大復集諸
經律以訂正其非謬將令學者開卷披文反本尋原悉見
端緒譬夫觀水於海寧顧於蹄涔逢歲有秋奚資於蟻粒
宜乎大善知識留心而不已也一日持書相示見屬敘事

予嘗謂爲佛者始於戒而成於慧戒者所以持已實萬行之本也蓋能持已者外物無以撓其中而純明由是生焉然後遠覽廣照拔昏拯迷濟物而不倦此佛之序也今衍之精進如是吾知其非僻不可入於曾次也讀書求義而能正數百年之舛訛非純明之效歟不獨明己又將利於人使修習之徒策入三聚棄凡趨聖共證無生之理蓋迦文之所存也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七終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七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八

宋太子太保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司空魏國公蘇頌撰

清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總督大理寺少卿裔孫廷玉重彙書

與胡恢推官論南唐史書

某伏蒙寵示新著南唐史藁玩讀累日深服才致之敏雖未獲徧覽全帙然用數篇可以見作者之新意也觀其發凡起例所記該洽固非小見淺聞之所能造詣竊於其間有一二事可疑者敢輒條間不知足下以爲如何也仲尼曰必也正名是古人凡有所爲必當先正其名況在史志之作爲後世信書豈不先務其名之正乎今足下題三主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八事跡曰南唐書某主載記者得非以李氏割據江表列於僞閔非有天下者故以載記代紀之名乎夫所謂紀者蓋摘其事之綱要而繫於歲月而屬於時君乃春秋編年之例也史遷始變編年爲本紀秦莊襄王而上與項羽未嘗有天下而著於本紀班固而下其書或稱帝紀言帝所以異於諸侯也故非有天下者不得而列焉而范曄又有皇后紀以繼帝紀之末以是質之言紀者不足以別正閔也或者謂陳壽三國志吳蜀不稱紀而著於傳是又非可爲法者也壽以魏承漢統爲正故稱紀吳蜀各據一方故在諸侯之列而言傳愚以謂旣以魏爲正統則諸侯宜奉天子之正朔其書當皆言魏志吳主蜀主傳安得言三國志

而於吳蜀主傳各稱其紀年乎若曰吳蜀不稟魏正各擅制度則其書自稱紀無害史例也或者又謂仲尼作春秋不稱曰周史而曰魯史不稱天王之元年而稱魯公之元年則吳蜀傳不繫於魏史而自稱其年紀於義無異予曰仲尼所作者魯史爾故稱其國君之元猶書曰王正月言王者之正諸侯所當稟奉而行稱魯公之元者是別其一國之書也又若隋已受周禪最後代陳并其國地唐姚璹撰陳書亦稱紀李延壽作南北史二國之君有閏有正亦各稱紀而古人未有非之者所謂載記者別載列國之事兼其國君臣而言有正史則可用爲例故東觀記著公孫述等事迹謂之載記而晉書又有十六國載記蓋用其法

蘇魏公文集

卷六十八

二

也足下必以南唐爲閏位自當著五代書後列云李某載記可矣今日南唐書載記似非所安也又有國家設官分職因革不同五帝之前有雲紀鳥紀之類商周而後各稱益廣尙書之周官周禮之三百六十官左氏記鄉子之言述之詳矣班固始作百官公卿表歷代各有職官志皆所以見異代更改沿襲之源流來者安得易而同之乎今足下書有兼納言視秩三司之類且李氏稱僭不聞有是官是非足下以兼侍中與儀同三司爲近俗而易以此語乎是不然也若官稱之可易則仲尼序書當一概以唐虞之官目之矣而旅獒曰太保作旅獒蔡仲之命曰周公位冢宰君牙曰君牙爲大司徒閭命曰伯冏爲太僕正者盡取

當時之官名以記其行事也左邱明作傳列國之官稱亦未有更之者如楚之令尹宋之司城晉之三軍大夫如此之比非可悉數足以爲後世約史之法也又詔令者古左史所記王者之言發而爲號令其美惡繫時之治亂使後世有所觀法焉今足下所載李氏詔令皆非當時之言並出於足下藻潤之辭美則美矣其可爲史法乎夫載言之美莫過尙書虞夏之際其辭約而典商周之後其辭華而悉必若王言之可改則仲尼刪書當使誥誓之文與典謨一體其所以存而不易者欲見異代文章之盛也故楊子得以稱之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自漢而下左右史爲一職載述者兼言與事而書之而太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八

三

史公班固諸史所記制詔文體類皆不同盡當時之言也蓋下筆擇其善者則備載之其不足存者則畧其意而書之若以李氏草創典章不備文獻不足則其命令之文亦可記其大指而已不必釐改其辭也某學無師法未嘗爲史但參之以經訓練之以前書所見如是非敢以爲得也蒙足下不相外乃敢發其所疑者亦幾乎因事述意求益於識者耳可采可擯毋惜開諭

代提刑王綽上宰相

朝廷不用武幾四十年一旦西羌負固從中命將率師致討間者帥臣數不料敵強鄰伺間敢窺邊郡我師至於挫銳雖謀臣議士交陳攻取之計而曠日持久未聞決勝之

畫夫以朝廷之威天下之大兵革非不堅也軍旅非不衆也將帥非不擇也然以守則不固以戰則不克其故何哉得非以承平日久兵頓卒罷邊遽旣聞未遑講閱而使之禦戎對敵非百勝百全之道也故逆豎跳踉得以倣息而又萑蒲雜黨乘隙而起嘯聚數斂爲鄉民患亦旣翦治除滅俘捷繼至尙以道路遮泄桴鼓未息勵兵訓卒大爲之防郡國武備不爲不舉矣其於師律禁令之間猶或未行故某得以捃摭餘論而詳言之伏見去歲倫賊狂蹶尋卽成禽其所經州縣巡檢使臣縣尉以選愞黜去者凡數十人相次詔書選除新吏大抵人自激昂監觀前覆期立來効懲一勸百此爲信然某竊體當諸處兵士以久不練習

戎戰類多罷軟驕惰之輩近來雖有訓練之程而未聞習服之效伍符尺籍之禁旣約束之不行鼓旗耳目之令亦進退之亡節若卽加督責稍或勞苦往往羣輩相語構誹辭出怨言以動搖衆心前日倫寇之患是也其統領官屬以此多卹物議專務姑息故其驕惰之性迄未峻革驅而進戰至有臨敵而解盃中軍金鼓之指若斯之比皆和輯不至約束不嚴之過也兵法曰卒不可用是以其將子敵也又曰卒不習勤百以當一習而用之一以當百是以古之善用兵者於平居無事之日先示之以恩信威令士已親附畏稟然後交兵合刃之際行令立法人服而衆信我之所指必從而死我之所麾必從而移戰攻必取此其道

焉凡今之爲將帥者旣不得素拊循其士卒而又統領之間禁令不專勢不能盡其死力姑藉朝廷厚賞以懷之每一經戰地小有俘獲皆厚賜給若從而敗散朝廷旣行責帥之罰其卒伍或不問罪至如往歲關外之戰屢失將臣前年京東西羣寇亦曾殺陷使臣縣尉初亦下令捕戮旣而虞其竄伏爲患遂命招集一切原宥止於配移下軍耳自此戰士見上令寬大但有邀賞之心而亡用命之志孫武有言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又曰愛之而不能使厚之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能用也某以謂國家刑賞之柄律令具載夫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將帥之刑也臨敵而先退背軍而走失主將亡鼓旗節鉞

者皆斬此部曲之刑也近者邊疆將臣已得專行師律若巡檢縣尉不可便令執誅賞之政其所統之衆亦在朝廷爲立條禁申嚴號令必使畏威稟命而後趣其進戰責其成功可也某之愚慮欲乞朝廷降指揮舉行軍法應令後巡檢縣尉遇賊出戰之時其弓士弓手若有不稟號令及臨陣退走因而亡陷將領者並當以軍法從事仍遍告州縣使衆共知有此條約則統御之際可齊其士心然予奪之間亦繫乎朝旨行師之衆此爲先急閣下盍因論道之隙一爲開陳使愚慮得行則軍旅之下皆知典憲接戰之時不復敢有逗撓戢兵禁暴此亦一端願賜詳擇某資材不厚委寄甚隆朝夕省思嘗懼職業不修上累吾君吾相

之責任苟有所聞豈得緘默伏惟閣下富彌綸之才處機
衡之任巨賢當國四海嚮風誠願采擇狂愚納用策慮則
折衝厭難勝於未形彼羌戎豪酋將請命之不暇尙何有
侵軼之爲虞乎事實言直浼瀆鈞聽某無任悚懼激切之
至

謝太傅杜相公

某之從事於南都也伏值相公以功成引年退居民里朝
廷之優寵天下之瞻仰茲固崇絕於一時而士大夫望其
藩牆希一顧之遇者豈容易者眇爾小子幸得效官府不
時隨衆僚進見風采奉承餘論不見疏棄已爲榮矣一日
相公呼坐與語因論文字且索鄙作乃蒙以文學見稱他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八

六

日又承誨曰吾常見世之學文者爲吏而或不事事言吏
政者又有脫畧細故而不爲文頓聞吾子之當官嚴上恭
下不失中道辨論公文不憚勞力能爾可謂善政事矣某
旣承是言竊退而念之夫相公之所謂文學者經綸王道
表裏聖賢言辭可以繼典墳之美論議可以明當世之務
是豈章句之言誦數之說足稱於其前乎相公所謂政事
者綱紀朝章措置邦體發一言則號令於天下舉一事則
惠澤於生民是豈規規然謹詔條奉長上者足語於前乎
然今猥見稱道者此特大賢君子好善忘勢不以己之才
高道尊而忽人之小善小能故及於斯言而某亦未敢私
之以爲恩也如是益久而相公獎進之意益加於前或贊

之於當塗或譽之於仕進作爲文章乃使之評視奏疏章
草又使之執筆間旬月不及門則恨相見之疏隔每見之
必推古人之所爲相期於久遠始始乎其言之彌勤愉愉
乎其意之彌親某於是又自念曰夫以相公之道德名位
豈有待於一後進生而過相稱譽哉然而垂意若是者是
必其中有所取而云爾也顧某之所有何足副其所稱邪
雖然不得不謂之知己者也某嘗謂知人聖哲以爲難嚮
非視其行藝之可嘉而察其操履之能固彼大賢君子孰
肯徒然許之於心而譽之於口也然其所以受知於人也
者亦不得爲易何哉士嘗患無知己既有知己矣則於其
稱道也且厚而其責望也亦深彼以文學見知也後將責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八

七

以文學之用於時矣一不至焉足爲知己者累也彼以政
事見知也後將責以政事之效於時矣一不至焉足爲知
己者累也得不審己之道與彼言之相當然後可以無嫌
自視或餒焉當彼之厚望而貿然無媿者彼將以何人見
待乎某是以每一承相公之言未嘗不退而自省所趣嚮
與所作爲懼有不至必將以聖人之法言爲規準勉勉焉
以不戾於道爲至也如是者非唯力儒行己其義當爾亦
將求免爲無聞之人庶幾不負知己者之責望也近者官
滿獲代迫於從調不得留待杖履違去門下忽復一月言
念恩紀無有涯量中心之懇固非筆墨所能究悉然而相
公之期某也甚遠而某之思報德門下寧當如常人之用

心故於書尺之間不復以屑屑小禮爲務今偶使人行敢
布腹心之萬一庶乎相公察某感知已之心不爲淺也依
戀門館下情無任

上中丞諫議

某向以備幕府之僚吏司縣邑之政令伏江干而望門庭
者凡幾年矣私自爲計進不能奮起卓絕之技以收顯名
退不能累異績立奇效以躡榮仕徒取絕於知己之門以
不得見役爲恨近者將外臺之命獲至於都門夤緣素舊
始一拜堂下未逮從容而迫於簡書不得再見風采少敘
懇懇中心尙有所願達者蓄之滋久將默而不陳是重恐
慄而忘厚德也將輸而布之是率爾而瀆於尊嚴也與其
蘇魏公文集 卷六十八

八

默而有亡德之罪孰若輸而受瀆尊之誚與其退而有自
絕之悔孰若進而就妄言之責執事其亦察而憐之使得
悉其愚慮幸甚某竊念昔之未仕也家府與執事有同朝
之好故某得日趨侍於前居則聆執事之法言行則觀執
事之儀範如是者累年矣執事矜其所爲不見謂不可及
其舉於有司也其予奪柄則執事操之程其言不以役於
衆是執事之於某也愛亦至矣恩亦厚矣某固已銘之中
心誓之旦暮期於後日有以報見異之重矣今者道路趨
走進退皇皇然而無所適愼然而歸其舊局事卑冗之役
趣期會之務其所以戚戚焉者非敢憚煩辭賤而云然也
且金陵大邦江寧爲劇邑以某臨之實非其任雖然亦未

嘗以不肖而不盡其心爲之謹疆場之政則明其比詳簡其迫胥爲之辨閭里之訟則拔其豪猾安其罷軟除敝起廢足以紓吐籍之艱懲煩禁慝足以清貪暴之源有所不及未嘗捨也揣分摩己豈當過有所求今猶有所未釋者蓋夙昔之願未遂爲慝耳念某生而承父師之訓以簡編自娛故嘗得幸於選擢力有所困終委下流至於今無以自奮束於簿書窘於刀筆不得卒素業成美名上累明哲之知爲恨己甚矣以是鬱鬱而不能止也非憚煩辭賤而云然也其欲摯諸卿以求息肩之便邪惟是筋力之疲曾未暇伺候進退尙安能飭語言以附會志意乘人顏色以求賞愛哉其欲靜而須命耶則其蓄藏之未大名譽之未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八

光恐遂汨沒於泥塗而不能成就其志願愴惕永慮未知所安非持而叩執事者殆無以起之何也執事以文雅偉量服海內以讜言碩德輔天子稱一人天下莫不以爲當達一善天下莫不以爲然至於樂育英才教誨不倦固常以此任矣某故曰自非持而叩於執事則無以起之若某之所爲執事旣已發而始之矣儻幸而終其賜不屑教誨開導誘進使得獲就藝業則某雖不佞猶能竭夙昔之愚志勉前脩之徽猷毋以固陋自棄毋以卑賤自放不爲詭激之行以希當世之名不踐苟容之利以違一切之難讀書爲文期適於中道而後已斯某之所以自爲也顧持其所自爲勉而徇其所見取則又以爲非獨亡悔而已亦將

庶幾踰大明之末光煦江海之餘潤繇此而始矣不知執事所以處之者將如何耳仰干台嚴卑情無任

上時相

八月日承奉郎守大理寺丞蘇某惶恐百拜頓首上書摯文於昭文相公閣下某竊聞天下安注意於相天下危注意於將天子之事也遂萬物之宜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宰相之事也天子任宰相宰相治百官上下交相得然後百官熙而萬事理古所以臻夫至治之極者以此其原歟方今天下治定王澤流洽聖主淵嘿於巖廊之上萬微之政仰成於丞輔以相公富經邦緯俗之才世載勲烈爲士民之所瞻仰爰立作相俾又本朝紀年之間三秉大政再

蘇魏公文集

卷六十八

十

冠鈞軸此誠天下安而天子注意之時也自朝廷之百官下逮於州邑邊圉之吏量能隨器皆得其用居臺閣者謀謨於內分職守者幹裕於外事之細大靡有遺譖此誠賢相在位而卿大夫得任其職之效於斯之時天下之士負道藝者思發其志業以效於治懷勇畧者願竭其智力而施於用羣輩率顛雜還而前以晞光榮蓋無虛日矧若某者有志於斯道爲日久矣然而以材質駑下不能自奮以趨時汨沒下吏逮十餘年惟其榮進之階非歧望之可及也嚮者朝廷用禁林之奏以先君子嘗繇文章顯於時謂小子某能克其家而世於學故委之有司俾覆實以視其能否某重惟朝廷進人之路莫尚於文學之選其所以甄

待之異者非特貴其藝能而已必也觀乎趣於道非特取其言詞而已必也要其有所用顧某之樸學鄙文誠無以稱明詔既采之實因念昔者承父師之訓以謂文以表其志學者先所行苟遭時遇知奮發蘊慮見於事業不爲難耳幸今朝廷推恩記其姓名嚮不能策厲以成雅志斯亦爲學者之所取也茲者獲罷外官聽命闕下伏遇相公當國任政方且慎擇人才責成衆職而某之所學專在文字輒敢哀采舊著離爲五軸恭贊庭下蕪累之作固不足以紆台衡之鑒抑用古之將意見誠之義以章乎物也伏惟幾務之暇少賜屬目或謂其志意之有守而憐其爲先大夫之後而未有所成特均化工振起滯跡銷弔璞使成器

蘇魏公文集

卷六十八

十一

育陵莪爲良材則某雖甚愚豈忘樹立儻其展四體之效以立於軍師使百姓加勇焉此誠非所長也若其相公以治平之旦務在奉行故事發揮典章俾之細次前聞論譔當世雖曰未學尚可勉而任職載述聖主賢相之功德使與謨訓均美此其志也于冒鈞聽

代人上樞密龐太尉

某聞崔祐甫之相唐也在位方逾歲而除吏幾八百員其間多舉朋親識故人當時蹇滯進擢畧盡德宗初亦以爲言且問其故祐甫對以爲薦延士類須諳其行實非涉曩舊何緣而知其能否仲尼云舉爾所知正謂是爾以茲衆論伏其知言天下稱爲賢相書美竹帛光華至今何其盛

也某發卷至於此未嘗不重複歎詠想見其風采耳念生不逢若斯人之推拔使沉滯之跡何階之望進豈賦命奇蹇之使然邪抑遭賢遇知自有其時乎某持是說久之未有際遇今將直貢於左右不知太尉以爲何如哉竊念某才質駑下於時無所用偶以薄技得綴仕版故自策名於茲且二紀矣三從事於州幕始脫銓選再效役於嶺江乃得近官碌碌常調以至於衰暮未嘗有知己特達之薦仕宦若此非所謂賦命之奇蹇歟雖然猶未甘心於廢棄者誠念頃游名場卽獲拜接太尉之後塵爾來出入京師嘗蒙以一面之舊未之間擯今者幸遇太尉奮臯夔事業佐佑唐虞之君得時行道天下蒙福士之干時希進者多見

稱錄於顯塗門下之士獨不可納說而望知乎且三府之上公位至重也五品之散郎官至卑也以至卑之官望至重之位其勢豈特霄壤相遠之限也其應豈特門庭萬里之遠也果以英哲之懷不替一日之雅俯聽愚陋容而納之則困躓之人未必無升進之望也以斯言之信乎遭遇之有時爾夫楚郊之踦履名微而數賤蓋可棄之物也然而昭王還顧而取之者得非以昔與之俱出而不忍以敝故而忘之也今某叢陋無取然游太尉之門實可謂有年矣太尉果以疇昔之故記其姓名以備役使某誠未敢覬在崔公除吏八百人之中竊將自比楚昭之墜履尚希收采使預平時一物之數獲在左右不勝懇懇之至冒黷嚴

鈞謹斥惟命

與劉原父

某白劉君十兄足下曩者竊不自謂得參文翰之游內省
夤緣固爲厚遇而足下不謂愚陋無識首蒙相示唱和詩
一卷并賢弟所著漢官儀一編俾得榮觀時僕竊私歎劉
氏有賢明兄弟如此而吾幸辱從游苟不能孜孜磨勵以
及百分是亦交游之深恥也他日又蒙出新文一通周還
伏讀未盡通曉大率皆明理亂根本之所由辭高而旨遠
深得古文之遺風伸辯一篇終始理道有以知足下之識
通古今其言辭之美亦不下司馬子長之敘事設使足下
生當其時彼辯說之士豈得馳其詭詐哉先德三銘足見

蘇魏公文集

卷六十八

三

孝子善述人之事垂之不朽在斯文也解木偶語其義切
於譏誠昔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今足下此文苟流行於
世則竊位尸祿者得無悚勸乎穀熟橋銘言畧而事詳蓋
出於符命之體而理或過之遠矣彼司馬相如班固輩紀
封禪之事不過藻飭詞采贊揚君美而已今足下所作皆
彷彿誥誓之義而成文上可以形容盛德下可以申勸將
來豈徒與馬班爭能哉僕藝能淺薄不足稱道然自得友
於足下始知學道之階漸及見足下之文又識爲文之大
體且世之爲文者甚衆率皆好丹非素誇競一時苟求其
繇理道者十無一二焉又求其醇而不疵者百無一二焉
足下所爲之文皆依約六經之旨而爲之辭縱橫虛誕之

說無得而入焉故讀之者知聖人之道尊而易行信足下之深於文者也其文前日值他客在坐不得詳覽無居何家公移治省局迫於改館日以匆遽尋又以尊公有荆北之命恐足下趣裝無暇終未得再見前所相示之文今輒欲鈔寫一本以爲中笥之祕儻一賜借惠庶孤陋之學有所模範則爲幸之甚莫出於是惟足下終始之也又承見索寵行詩雖作之已久自以學不經師匠不足汗大賢君子之耳目故但欲藏密而已又竊惟念沐足下獎進之益勤至如古之朋友相成之義則又有大於是者蓋始則以文章論議開導其志意終則以德行道義成就其器業故其所樹立必有可觀焉異日與足下翱翔盛世勉跂聖賢之餘風而不中道畫乃所望於足下者也

蘇魏公文集

卷六十八

十四

